

崇基人之人文點滴

「南音」這說唱曲藝在一般人心目中可能只是「俗樂」，卻讓一位音樂教授鑽而不捨鑽研，甚至不遺餘力推動，背後的動力除了源自對南音藝術水平的肯定外，還有一份對人文傳承的執着

雨雪霏霏，南音紗紗

余少華 (1978/音樂)

廣東南音真正走進我的生活，是在北愛的貝爾發斯特市。彈指間，已廿三年了。時正隆冬，雨雪霏霏，我屈在大學廣場二十九號社會人類學系的地牢準備著考試，孤單寂寞，陪伴我度過一個又一個寒夜的，就是南音醫師杜煥荒遠悲涼的歌聲。

盒式錄音帶是在貝市偶遇的香港友人送的。獨在異鄉，聽著「鄉音」述說《霸王別姬》地老天荒的故事，著實情怯心慟。楚王項羽被困垓下，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烏騾不前，絕望之餘，與虞姬痛飲，姬奪寶劍，割向自己喉咽。杜煥一字一句唱出「咽喉寸斷、寸斷、寸斷玲瓏玉，紅顏薄命血染香姬。好喇一跤躓、躓在塵埃地，躓在塵埃地呀，此際霸王一見吊膽肝離、離……」霸王隨即「割下玉容嬌首記」，杜煥聲淚俱下，情真意摯，深情、慘烈地一聲「妻阿妻，生生死死我難離你既」，直教人心神俱裂！他一揮手，古箏便造就了千軍萬馬的效果。而其拍擋何臣的椰胡，緊貼杜煥的每一個拖腔，穿插兜答於古箏的每一個過門，二人合作之天衣無縫，藝術水平之高，令我在寒窗下讚嘆佩服不已。

雪夜無聊，竟把《霸王別姬》的曲詞工工整整的抄在原稿紙上。此曲此情此景，至今仍繞在耳，歷歷在目。回想當年，原來真的年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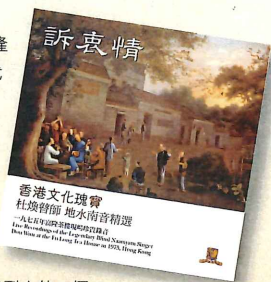
南音的背景及音樂特色

南音是廣東說唱曲藝的一種，其他用廣府話演唱的曲藝還有木魚、粵謳、板眼及白欖等。其實上世紀五桂堂刻印的七字句木魚書，更早的粵謳，全可唱作南音，在曲詞上，這些廣東曲藝是互通甚至共用的，不過音樂上則各有不同風格。南音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可以說是省、港、澳的流行音樂。若要數香港本土音樂的經典，除了任白的傅世粵劇錄音《帝女花》、《紫釵記》及《再世紅梅記》外，一定少不了杜煥與何臣的南音《霸王別姬》。

從前以唱南音為生者一般為失明人士，男者稱醫師；女者稱師娘。醫師唱的南音又稱為「地水南音」，流行於妓院、煙館、茶樓及酒館等地。故南音的內容不少是妓女與恩客的纏綿韻事。師娘除了在茶樓及酒館演唱外，亦會被邀至大戶人家中，為不識字的家庭婦女演唱。故除了娛樂，南音亦有教育及傳播歷史文化的社會功能，其長篇說唱，譬如《客途秋恨》、《霸王別姬》、《祭瀟湘》、《大鬧廣昌隆》、《男燒衣》、《吊秋喜》、《雙星恨》、《長生殿》等，多為含忠、孝、節、義之歷史故事。

五、六十年代南音在街上及廣播中仍有所聞。事實上，對於廣東南音，我最早的記憶便是童年時杜煥醫師在電台每日下午的廣播，印象最深的曲目是「七屍八命、火燒石室」、梁天來慘絕人寰的悲劇。在懸掛八號風球的日子，天未亮的晨早風暴消息後的廣播，也是杜煥的南音演唱。在慶幸不用上課的喜悅中，杜煥滄桑的歌聲遂成了我們那一代童年聽覺回憶的一部份。

但由於社會變化，流行文化開始以西方品味為依歸，自七十年代始，南音已漸被湮沒，今日僅存於粵劇、粵曲的唱段中。但粵劇、粵曲中的南音唱段，僅唱而不說，單用南音的曲調，已非說唱，其藝術風格亦與醫師唱的地水南音有明顯的距離，也較短。而今日失明人士更鮮有以唱南音為生的了。



余少華教授(最右)為南音名家區均祥(白衣者)拍和

南音的伴奏樂器多用箏及椰胡，亦有用揚琴、洞簫、秦琴或琵琶者。與杜煥同期在香港的南音藝人有潤心師娘及李銀嬌師娘；在澳門則有劉就醫師；廣州較有名的醫師有陳鑑及李南。杜煥於一九七九年逝世後，醫師的地水南音在香港亦隨之而逝。

不斷重複中的創意

聽南音在音樂上常有週而復始的感覺，因為南音確實用了不少重複的樂句及過門，頗為程式化。唱者的旋律主要是結合依字行腔及上下句終止音的程式，伴奏樂師的拍和亦是結合既定過序及追腔二者。音樂程式化可以使聽眾注意力集中於曲詞及故事、人物及劇情的發展上。那麼南音的創意在哪裡？

從音樂上的角度而言，在於唱者對正線或乙反（調式上的對比）、對拉腔、拋舟腔（旋律上的對比）及對散板、慢板、中板（不同板式—速度上及唱詞密度上的對比）的運用、板面與過序的選用及安排，基本上以唱者的唱法為依歸。以上種種，不同唱者在同一曲的南音是各師各法的。而樂師除了在既定過序及追腔外，會在唱者的樂句之間或長音中加花或插入適當的兜答，造成短暫的複調效果。這些既定程式以外的音樂反應，即興的成份較高，但絕非隨意之伴奏，而是對南音的音樂語言有了通透的掌握才能施展的即場反應。唱者及樂師的應變能力足以提供聽眾舒適妥貼又時有驚喜的音樂旅程，使音樂多姿多采。

文化瑰寶

我返港工作後，開始對市面的南音有所涉獵，老信如白駒榮、新馬師曾、阮兆輝、梁漢威、文千歲；南音唱家如甘明超、區均祥、唐健垣等的錄音亦有所聞。這些錄音，在製作及演唱上肯定比杜煥講究，但若論自彈自唱兼打板，杜煥可算獨步天下；若論在感情的投入及藝術上的揮灑自如，杜煥比上述諸家，亦毫不遜色。

一九九六年，機緣巧合，參加了溫誌鵬新撰《南音新籟》CD的灌錄工作（甘明超唱），對南音拍和有了親身的體會。今年五月，有幸得何耀光慈善基金財政上支持，校友吳瑞卿博士（1975/歷史）多方推動與策劃，並義務出任編輯，得以為音樂系的中國音樂資料館監製了杜煥地水南音精選CD《訴衷情》，其中收錄了他的《男燒衣》、《女燒衣》（即《老舉問米》）、《客途秋恨》、《嘆五更》及《霸王別姬》等曲（全杜煥一人自彈自唱自打板，無何臣的椰胡拍和）。這些錄音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樂鴻曾教授一九七五在香港上環富隆茶樓為杜煥錄下的。杜煥當年在電台的現場演唱所存錄音不多，榮教授這些錄音實是上一世紀的遺音，彌足珍貴。接著便為了推廣這張CD，舉行了一連串南音活動，與澳門名家區均祥合作了幾次免費南音音樂會，反應不俗，均告滿座；光碟在各大書局中的銷路聽說也不錯，聊堪告慰。

今日，南音雖未成絕響，但已鮮聞於市，僅偶現於流行文化中（如電影），充作逝去年代的音響標記，或間中在電台及電視台籌款節目亮相，唱者也已非醫師、師娘，而是“開眼”的粵劇老信了；他們是在粵劇舞台上及錄音室中延續此傳統。除了灌錄傳統經典曲目外，間中還有曲詞的新創作南音。

要重構昔日的演出場合（妓院及煙館）是不切實際的。作為本港傳統音樂的一個類別，南音自有其音樂、文化、歷史及社會價值，如何有效保育我們珍貴的文化，值得深思，也有以請教校友高明。

作者余少華校友為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授、中國音樂資料館館長。
此文曾經刪節，原文足本刊《崇基校友》之電子園地(網址: <http://www.cccalumni.hk/ewsletter>)，內容豐富，對南音有詳盡解說。